

戴笠與周偉龍

(中)

戈士德

辣斐德路辦事處

蘇浙行動委員會上海辦事處，起初在上海辣斐德路，一幢兩進的三層樓洋房，四樓尚有一灶被間，以住家為掩護，樓下住了謝子磐一家人，子女衆多，謝妻操持家務，携負子女，甚為辛苦。

其弟謝力公，原為中共第一任書記陳獨秀秘書，轉變政治立場後，在杭州特務訓練班任教，以後星子特警隊，臨澧特警班均任教職，善我撲械，桃李盈門，蘇浙行動委員會時代，謝力公任總務組長，勝利以後，負責保密局香港站，現寓美國。

謝子磐為粵人，平常坐坐粵式茶樓，與各大百貨公司員工甚熟。在滬建了大功後即撤離，回到重慶，以精神過分緊張，住在旅館中，遇特別警衛組人員，誤為敵人要害他，自門縫中拔鎗射擊傷人，發生鎗戰，不幸中彈身死。

化名任重寧致遠

蘇浙行動委員會上海辦事處以後遷到薩坡賽路，三樓花園洋房，仍以住家為掩護，老太太為

特務處開山幹部之一的徐為彬之母親，上海洋場，沒有戶籍，沒有查戶口，偽裝家人中，彼此身分來歷，不需要準備假口供。

情報的蒐集編審，為區方任務，周偉龍任武漢站長時化名洪澤民，任上海區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上海辦事處主任時，化名任重，對下化名寧致遠。辦事處管行動和聯絡游擊部隊。行動工作分暴動、制裁、破壞三項，這是若干志士犧牲生命，苦鬥苦拚得來，而周偉龍策劃指揮，實亦耗費了心機，貫注了心血，前文簡略，這裏稍作補充：

暴動制裁和破壞

暴動——在有關紀念節日如「七七」、「八一三」、「雙十節」編組行動人員二三人為小組以駁壳槍手榴彈或土製炸彈，在同一時間襲擊與敵偽有關機關，每次指定目標近百處，如戈登路和曹家渡的日本紗廠以及豐田紗廠、公大紗廠外灘、外白渡橋的日本哨兵、水上飯店、正金臺灣銀行、虹橋機場、高昌廟造船廠、龍華機廠，斃敵兵數十名，散發傳單百萬份，破壞力不算大，

但逼令敵偽斷絕交通，封鎖戒嚴，有震撼人心作用。

制裁：

律師范剛——向敵偽活動兩特區法院院長。
偽上海市民協會委員楊福源。
偽上海市民聯合會長尤菊琛。
偽上海市政督辦公署秘書長任保安。
偽東方民族協會會長護法建國軍總司令伍澄宇。
偽綏靖第三區指導員——日人本達雄。
偽上海市民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顧擊一。
偽黃道會會長周樹人。
偽上海市督辦公署肅檢處處長范蒼生。
偽協和洋行特務鄭月波。
公共租界巡捕房總探長偽維新政府顧問陸連

查。

偽蘇浙皖三省鹽務督辦公署署長劉謙安、科長劉宏福。
偽上海鹽務署新聞路分局局長葉季風。
偽南市自治會會長陳雲。
偽新聞檢查所所長余大雄。

偽財政部司長錢應清。

破壞：

上海大阪碼頭第四號倉庫。

上海楊樹浦底桂陽路西敵軍倉庫。

上海浦江碼頭敵日清公司所屬唐山丸輪船。

革命武力交外人

於今看來，只像一些流水賬，有的更說不上巨奸大惡，但當年每一案子的策劃、佈置、內線、執行、掩護，在敵偽憲警特務與巡捕房中外警探環伺下，處處都是危機，在在都要冒險，隨時要決心以生命或肢體作代價，這在八十年代的年輕人，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了。

此外有兩事，可以提一下：

戴笠以前作柏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，周偉龍認為革命武力不宜交給外人，曾電戴笠表示不滿，其實當年用劉志陸（陳炯明之悍將，曾任直魯聯軍張宗昌部之軍長）、俞作柏（曾任廣西省政府主席）為總指揮，以現在流行語來說：正是闖碼頭要先打出知名度。一兩團兵力，擠在五百萬美國軍中，成了什麼氣候。戴笠常說：「借屍還魂」，不僅是專指公開機關的掌握與運用，人事安排，其意義亦有相通處。

痛斥張治中無恥

二十七年十一月「長沙大火」，周偉龍長電戴笠痛斥張治中的無聊與無恥，其中述一軼事說，「一二八」戰爭，張治中率第五軍赴滬，立下遺囑，其家人約了好些知名人士，當眾開拆，裏

面沒有一言片語慷慨激昂，只是一筆流水賬，交代財產如何支配。其實那時戴笠自己正焦頭爛額，張治中鄭悌將縱火責任推在他頭上，如果不是他頭一天晚上自張治家中出來，連夜電陳頌領袖說，敵騎尚遙，鄂等準備燬城，請令飭制止，領袖親蒞長沙飭南岳侍從人員專差送來電文作證，不然他自己尚有麻煩。

辦事處有英日英文秘書，英文秘書李某，卅年來在香港為名記者，係張少帥秘書黎天才所介紹，當年紅極一時，西安半月記中提到他。

「八一三」戰起，戴笠在上海，信件最多者有兩人，其中之一即黎天才，用綠色墨水鋼筆，文與字均頗漂亮。

江南佳麗膚凝脂

日文秘書沈則林，江蘇海門人，留日學生，其妻江南佳麗，膚如凝脂，面貌姣美，年紀甚輕，只有一小孩，見人臉紅，有三分羞澀。

周偉龍要沈則林夫妻主持一接頭處，周在此接見同志，洽談公務。沈則林只是一書生，未受特務訓練，沒有工作經驗，熬刑機變，均非素習。

接頭處分性質分層次，種類甚多，重要一處以洋行掩護，門臨繁華街道，掛了招牌，周偉龍取名為「納麗」洋行，僱一猶太人為經理，拿錢不管事，只是擺擺樣子，和洋人打交道，重要人員在此接見。

此外第二級單位，各情報組行動組，亦自設接頭處，嚴厲禁止發生橫的關係。

潘女被中有怪手

辦事處有譯電員多人，其一女性名潘秀英，全國各區站譯電員均由特務處派遣，只有此女就地僱用，上海人，係周之舊屬陳子建介紹，陳出身軍校六期，軍事交通研究所電訊組，杭州電訊班五期。原在周偉龍憲兵營中當兵，據周自云，他當憲兵營長時曾保送整連人到軍校去。

辦事處軍需錢信悅，浙江縉縣人，對潘女頗有興趣，潘女與徐為彬母親合住一房，據徐老太太說，潘女睡在床上，錢坐在床前，與其談話，看見其手伸入被中，從前男女之防較今為嚴，如此接觸不免引起老年人大大驚小怪。

上海區時，周偉龍與大家同桌用餐，辦事處菜肴較差，周如參加用餐，自加一盤湖南臘肉，周有厨司，湖南人跟他多年，自己蒸了數十斤臘肉，備周本人食用。周本人生活簡樸，不講究飲食，不嗜煙酒，這是當年力行社幹部的生活作風。

洋探擱以巨靈掌

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日，辦事處被破獲，先係行動組所屬失事，波及辦事處之接頭處，沈則林被捕，吃了一頓「生活」，即引領英法巡捕直奔辦事處。這在當時成為奇談，洋人用刑不會太重，咬緊牙齦，閉住呼吸，即可昏迷過去，刑房內不可死人，要用冷水急救，至少可誤供，帶到不重要或不相干地方跑一趟，不要直奔首腦部。我們在巡捕房有多層內線，加上杜月笙關係，只

要耽擱一二十分鐘，我們即可從容撤退，洋人亦了解此點，行動時多半不先向華籍探員說明。事實上辦事處破獲之當時，滬區即接到情報，可惜偵騎已登堂入室，沒有辦法通知了。

依當時紀律，沈則林的錯誤，嚴重到要處死刑。周偉龍出事當時，自然氣他，當他手腳套了鐵鈎，為洋探挾持着至周偉龍辦公室，周即飛腿踢他一脚，洋探即擱以巨靈掌，即有兩人趨前左右挾持，不令動彈，周哼了一聲，怒目而視，仍保持其頭顱傲世，飛揚跋扈的強者形象，沒有向洋人示弱。

領袖召見法大使

沈則林解到後方時，周偉龍却一再力保，先保他不死，以後又保他出獄，核派工作，只在息烽坐了三、四年牢，總算美妻之累，不曾送命，運氣尚不太壞。

周偉龍和書記魏飛，帶上手鐐解到公共捕房，受了一次電刑，即由法捕房交涉，提回法捕房來。

法捕房總探長蔣福田並即表明身分，要大家安心，蔣在捕房甚有勢力，表明身分時，對其屬下並不避諱，似只瞞住幾個洋人。亦當時愛國抗日之民族意識深入各階層所致。蔣君在臺逝世，遺有子女多人。

當天晚上送了兩萬銀元打通關節。

宋子文電上海法租界總董和法國駐上海總領事託其幫忙。

領袖在南岳召見法國駐華大使，請法國政府

令滬方拒絕日人引渡，並早日釋放。當年我們尚不是五強，可是國際聲望甚隆，整個世界輿論同情我們。列強駐華大使見不到領袖，呈遞國書只見到國府林主席，壇坫週旋，只接觸外交部，所以法國大使引為殊榮。

開山幹部書記長

法租界捕房以提籃橋監所二樓監禁周偉龍和辦事處同人潘秀英等，周偉龍潘秀英兩人即在獄中勾搭起來，每人一室，隔離監禁，放風時有接觸，但衆目睽睽，不好說什麼，只有托看守巡捕以文字示意，巡捕亦好玩，將其情書遍傳各牢間，讓大家先睹為快。中有名句：「大家養精蓄銳，出去大幹一場。」

周偉龍回至重慶，受英雄式歡迎，並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書記長。特務處時代起即採書記制，一級首長對上對外行文無權判行，而書記可以代行，所以書記長職位權力均甚重要，自二十三年起，書記長均任用調查課併過來的人，如李果謨、張毅夫、吳廣恕，這是戴笠的領導藝術，「錢要給人家花」、「糖要給人家吃」，二十三年接收調查課，那是以小吃大，調查課的人員經費比特務處大兩倍，一直到戴笠殉難，雙方人員不分畛域，泯除界限，不要說什麼摩擦了。十個開山幹部中，當過書記長的只有周偉龍一人。此外唐縱在二十三年以情報科長代理很短時期的書記長職務。

海關巷逢大轟炸

那時局本部在江家巷，房屋狹隘，辦公室擁

擠得很，羅家灣尚是警察訓練所，敵機轟炸，江家巷房子燒了以後，局本部才搬過去。

周偉龍常住海關巷一號，那是對外聯絡處，戴笠在此會客，經常住在此處的有劉培初、胡子萍，每天備飯一桌，比局本部伙食好一點，特務處時代伙食甚好，六菜一湯，有全雞全鴨，以後每況愈下，到了重慶以後，只有秘書室的一桌飯加點菜。劉、胡在此用餐，周偉龍沒有。

「五三」、「五四」大轟炸，正在此時，空襲警報沒有聽到，聽到緊急警報時，敵機即已臨空，戴笠剛從樓上下來，附近即中炸彈，房屋震撼倒塌，戴笠臥倒在地上，警衛四、五人，像疊羅漢一樣，蜂湧而上，伏在他身上，以血肉之軀，防護萬一之損害。

對戴將軍有離心

那天中山公園落彈甚多，重慶市民多在那兒躲警報，死傷纍纍，山坡間血肉橫飛，樹木上紛紛掛有血肉和殘肢，看見以後，回家吃不下飯，飯碗中只見鮮血淋淋。

此時周偉龍奉調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，總共五個人，其中有胡子萍，以後每期調訓二十人。同行諸人要局本部多發點治裝費，請周偉龍出面說話，周微笑着說：「我不好意思，諸位有困難，我可以私人幫點忙。」

周偉龍在中央訓練團出來，對戴笠發生離心，動機始終弄不清楚，他秘密具文報告賀耀組，要求成立湘粵桂邊區挺進總隊，編制三千人，列十來條具體做法，其中一條：「對外恐怖，對內

鞏固。」

賀耀組其時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，名義上尚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，起初尚派個秘書駐在局本部，後來始終接觸不到公事，自動撤了回去。

吳佩孚派湘省長

湖南在北伐以前，有譚延闓、程潛、趙恒惕三派之爭，民國九年趙恒惕主縮湖南軍政，編湘軍為二師五混成旅，賀耀組和唐生智由團長升任第一師旅長，以後又分任第一第四師長，他們都是保定軍校出身，軍事學識較優。

十五年唐生智迫走趙恒惕，代理省長，扣押第二師長劉鈞，追擊第三師長葉開鑫，吳佩孚乃派葉開鑫為討賊聯軍湖南總司令，賀耀組為湖南省長。攻下長沙，迫唐生智向國民政府輸誠，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，兼前敵總指揮，掩護北伐大軍之集中，復協同第四第七軍總攻擊。

北伐軍底定兩湖後，賀耀組、葉開鑫分任國民革命軍四十軍和四十四軍軍長。十七年蔣公復職，渡江北伐，賀耀組任四十軍長兼第三軍團司令，編入第一集團軍戰鬥序列，五月一日攻佔濟南，二日日軍福田第六師團開入濟南，發生衝突，是成「五三慘案」，四十軍第三師第七團駐濟南廣東會館，被迫繳械。賀耀組自此以後沒有帶兵，亦沒有主轄省政。

逾格放任不遙制

三十四年，毛澤東到重慶，見到賀耀組說：「我造什麼反，只是為湖南人爭口氣耳。」那時

一般湖南人牢騷甚多，說「文不入閩，武不封疆」。所以賀耀組秘密投向中共。

周偉龍在進黃埔四期前，曾任湖南陸軍第三混成旅上尉參謀，旅長謝國光兼衡陽鎮守使，屬於譚延闓一派，和唐生智，賀耀組都有很深的淵源。

戴笠自然掌握了這種新情況，可是並不點破，而是採取主動，把忠義救國軍交給他，不僅部隊整編，幹部調遣，授以全權，不為遙制，而且令其先行赴湘，在工作同志圈子以外，在湘籍親友故舊中自行物色幹部，戴笠取道黔陽，主持特警班畢業典禮，與工作分發，在衡陽松木塘會合，周偉龍物色了十餘人，戴笠親自接見，予以鼓勵。

這是逾格放任，戴笠對幹部之掌握是非常切實而認真的。

超人記憶點次名

卅二年，忠義救國軍教導大隊挑選兩百人赴雄村中美訓練班受訓，行前戴笠點了一次名。等他自己到雄村，又集中中美訓練班員生點名，發現上次二百人中有一生人，立即喝問：「你怎麼來的？上次點名沒有你。」教育長張國梁在旁，即說明有一人因病不能參加，此生甚優秀，故將其補入。戴笠說：「沒有我親自核定，怎麼可以混進來？」

這說明他的超人的記憶力，匆匆點次名，數百人中，即記得每個人的姓名和相貌，亦證明他掌握幹部的切實和認真。（未完待續）

戴笠到了金華，召開著名的北山會議，召集總指揮俞作柏暨敵前敵後主要幹部來金華開會，周偉龍以蘇浙行動委員會代書記長名義，先赴前方視察，待部隊掌握確實以後，再發表為總指揮。俞作柏調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。

英人合作別動軍

周偉龍在忠義救國軍兩年，內部頗不協調，幾個副總指揮都反對他。他更認為上海文強（忠義救國軍政治部主任）、上饒郭履洲（第三戰區便衣混成隊司令，原任忠義救國軍參謀長，早在漢口時，以特務處軍事股長負責忠義救國軍之組織籌劃事務）、重慶楊蔚（財政部緝私署副署長，原任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滬滬指揮部指揮。）組織三角同盟聯合反對他。

激起幹部反對因素，除了他飛揚跋扈，言莫予違的領導作風外，最主要的為他堅持精兵政策，忠義救國軍在淪陷地區已發展為四個縱隊，二十六個支隊，總兵力兩萬九千人，分佈於浦東、太湖，及京滬滬杭鐵道、京杭國道一帶，周偉龍堅要縮編三個教導團，集中孝豐整編訓練，編餘部隊撥交軍方，敵後番號，統統裁撤，敵後基礎幾乎瓦解。

所以這兩年的功罪難說得很，而戴笠對他的支持和信心始終不渝，凡是反對他的人統統調開，另作安排，凡是文軒他的話，亦聽不進去。

卅一年成立別動軍，和英國人合作，以各戰區便衣混成隊為基礎，編為突擊營，接受英國人的訓練和裝備。